

核桃

□安殷 文/摄

“咔嚓”一声，我用小榔头砸开一颗核桃，这熟悉的声音和动作，让我想起了很多往事。

小时候吃的是干核桃，父母认为这是进补之物。到了冬天，帮母亲用小榔头砸核桃，是常事，也是挺大的一件事。大颗的仁放入大碗中，零碎的“小不点”，就直接扔进嘴里了。用小捣臼把好几斤的核桃仁一一砸碎，是很费功夫的。为了吃，我只能忍着。母亲用毛巾包着熟芝麻，将之砸碎，加糖后拌在一起，最后上锅蒸，分两次，每次蒸两个小时才成。所有过程，都是手工完成。

那时候的芝麻，是父亲在旱地上自己种的。奶奶在世的时候，要把核桃芝麻仁在饭锅里蒸7次的，说是这样才“劲道足”。每天让我和姐姐吃上几勺，说是能“奖补”（北方方言，进补的意思），使人健壮，还能补脑，学习会聪明些，将来好去考大学。母亲有时候还会放冰糖，我每次总比姐姐吃得快一些，吃完了再去偷吃姐姐的那一份。剩下的核桃壳也还有用，可以煮蛋，就是不放茶叶也能煮出那种茶叶蛋的颜色。

第一次吃新鲜的核桃，是大学毕业后在山东的一个小县城。一个小贩推着小推车，在路边贩卖。山东同伴说这是新鲜的核桃，便好奇地买了两斤。小贩帮忙砸开壳，我吃了一个，口感非常生脆，嫩得像初春的嫩笋，一咬下去，满口清甜的汁水。一两天后，随着水分的减少，脆感还在，清甜味也有所增加。

北方的核桃皮有点厚。新疆和云南的纸壳核桃，壳很薄，徒手就能剥开。我去云南旅游时，在泸沽湖畔一家饭店门口见过核桃树，枝叶茂盛，底下可以乘凉。叶子浓绿宽大，为羽状复叶。核桃青果鸡蛋般大小，表皮上有细细的绒毛。我的手指摸过之后，指间留下了淡淡的香味。

后来成了家，核桃从童年的零食，变成了一份牵挂。夫人怀孕的时候，听说核桃能补脑生发。嫌我头发少，怕孩子遗传，于是买了很多核桃回来，每天让我砸上四五个给她生吃。生吃有点腻了，我就到老菜场附近一家店里去买成

品，当场加工，还会加上花生米和冰糖。机器加工就很细腻，口感甚佳。算起来，她怀孕期间，吃了几十斤核桃总是有的。女儿出生时，如我们所愿，头发乌黑光亮，非常稠密。现在女儿16岁了，长发披肩，也喜欢吃生核桃和核桃芝麻馅的食物。

今年，同事给了我一小包核桃仁。撕开包装袋，里面是洁白如玉的鲜核桃仁，生脆微甜，回味悠长，让我想起30年前在山东第一次吃到时的情形。于是网购了3斤新鲜核桃，几天后到货，是云南昆明所产。外壳不算厚，但有韧劲，需要工具才能砸开。于是每天砸上四五个，当作水果或零食来吃。据说比较适合我这样成天坐办公室的人吃。

核桃砸得多了，我在一堆壳里，留意到薄薄的木隔膜。上网一查，方知有个好名字，叫“分心木”，是一味中药。《本草再新》里说它能“健脾固肾”，现代人还说它能治疗失眠。夫人最近睡眠不佳，我找出这些先试试泡茶水有没有效果。

一枚核桃，从青果到仁，再到不起眼的“分心木”，竟无一浪费。我想起奶奶的七蒸之法，母亲的手工捣碾，如今我又挑出这淡褐色的小木片。如此这般的物尽其用，或许是关爱之意最朴素的隐喻，它所“奖补”的，何止是身体。



新鲜核桃



向上的树

□金幼萼 文/摄

慈溪森林公园的乌桕树。

在我的家乡，香樟树和水杉树最常见。走在小区里、街道旁、公园内，抬眼望去一棵棵枝叶茂密、四季常青的准是香樟树。

我家的阳台正对着一排老樟树，日日相见成了老友。有时我坐在阳台上发呆，看风过时，樟叶轻轻摇曳，便觉心安。都说樟树驱虫，的确如此，我家衣柜里常年放着樟木块，那股特有的香气，让我想起小时候母亲收拾衣物的模样。

樟树也是孩子们的玩伴。我常见小区里的孩子在樟树下嬉戏，捡拾掉落的树叶，围着粗壮的树干玩捉迷藏。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喜欢收集樟树叶，她说树叶香香的，比买的书签好闻。我听了不禁莞尔，想起自己小时候也做过同样的事。

去年冬天，儿子结婚，儿媳妇嫁过来时带来雕着龙凤的樟木箱。亲家母说，这是特意选的上好的老樟木。打开箱盖一股熟悉的樟香扑面而来，儿媳妇在里面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丝绸被套、羊绒衫，还有几件精致的旗袍。

我抚摸箱盖，木质细腻，纹理清晰。想起母亲也曾有过这样一个樟木箱，里面散发着同样的香气。小时候我最爱翻看箱里的物件，可惜后来搬家时不知怎么，那箱子弄丢了。如今又见樟木箱，仿佛时光倒流。樟木箱装的不只是衣裳，更是时光。

香樟树长得快，每过一二年，小区里就会来剪树的枝丫，每每这时，我和差不多年纪的邻居都很心疼，可老人们说树挡住了阳光，我想人是活动的啊。转而一想，有些老人活动不方便，喜欢长久地呆在屋里，也便释然了。前不久买菜回来的路上，见到伐木工人在锯高处的树枝，我拿了一截一米左右的樟树干，放在阳台，香气扑鼻。看书时树香混着书香，恰好翻到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文字：“树是大地写在天空的

诗。我们把它们砍下造纸，记录我们的空虚。”

再来说说水杉。水杉挺拔孤傲。第一次见到成林的水杉是在慈溪市的森林公园，我惊讶于它们的挺拔，都像箭一样直指天空。站在树底下，人变得渺小。去年冬天的午后，我和女友嬉笑着穿梭在水杉林，凝视、仰望，感觉身心放松通透。

我家老屋门前也曾种有3棵水杉。那是父亲在我出生后栽下的，他说水杉长得快，能护家。果然，水杉一年年长高，渐渐超过了屋顶。我们在树下乘凉玩耍。马路上车来车往，尘土飞扬，而那三棵水杉就像忠实的卫士，为我们三姐妹遮风挡尘。水杉树下还有只狮子狗，每当我们跑向马路时，它就汪汪大叫，似乎在提醒我们注意安全。

水杉是会变装的。春天吐出嫩绿的针叶，夏天转为深绿，到了秋天化作一片暖红，冬天落叶时则落得干脆利落。水杉的果实也很特别，像一个个小巧的松果。我小时候喜欢捡来玩，放在口袋里，走路时哗啦作响。母亲笑说我是“捡破烂的”。如今老屋早已拆迁，那3棵水杉也不知所终。

樟树和水杉，于我而言，一种是生活，一种是记忆。樟树随处可见，陪伴着日常的点点滴滴。水杉伫立在时光深处，守护着珍贵的往事。树比人长久，人一代代地来了又去，而树依然在那里，静静地生长。

家乡人多爱樟树，因为它实用，遮阴、驱虫、美化环境。但我发现，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欣赏水杉的美。在森林公园，成片的水杉林成了拍照打卡胜地。

树不在乎这些，它们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：春发新芽，夏展浓荫，秋换彩装，冬蓄力量。我也在岁月的流逝中，渐渐读懂了沉默的树——它们不多言，只管积蓄力量往上生长。